

# 返乡农民“非城非农”之惑

文\本刊特约撰稿 童大煊(北京)



价足够高,在此前提下,主动变卖土地的农民必须在城市稳住脚跟。否则,如果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一亩地只能卖个两三万甚至还无人接手,农民哪怕抛荒,也不会主动卖地。

如今的情形,对农民来说,故乡不仅不温暖,甚至也不安全。只要土地升值,乡村干部就可以把它们随意卖掉,予取予夺,越升值越危险。

一边是对他们“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秦晖语)、把他们仅仅作为剥削和歧视对象的城市,一边是“回不去的故乡”,凛冽寒风中农民荒凉的身影,仿佛是无根的浮萍。这个影像,不停地在我脑海中翻滚,就像卡夫卡《城堡》中的荒诞意象,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却又不知从哪里发出的声音对他们说:您不是城堡(城市)里的人,也不是本村(乡村)的人,您什么也不是……

一个农村小学生上书《人民日报》的事,更加剧了这种悲剧性命运的强烈对比。陕西宝鸡市金台区龙泉小学四年级(2)班学生李子怡最近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我和母亲是金台区长寿镇太平堡村2组村民,户口

一直在太平堡村。2006年上半年,村里分配土地补偿款,每个村民10万元,母亲和我没有份。2007年1月,金台区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村干部不让我们母女参加,剥夺了我们应该享受的医疗救助。最近,村里用部分征地款为全体村民办理基本养老保险,我们母女依然没有权利享受。”对此,金台区政府和西关办事处有关领导表示,类似李子怡的问题在农村很多,按照法律应该享受村民待遇,但是,由于现在是村民自治,村民不同意,政府也没办法。(《西安晚报》)

私有财产可以被“集体”或其其中的少数人以民主的方式剥夺、侵占而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实乃人类历史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的“罕有景观”。

在经济退潮以后,凹凸不平的海底真相浮出水面,其中最清晰的,就是农民,他们不是游民,胜似游民。很多人寄希望于政府对农村加大投入,它的确必要但作用有限。7亿多人口的农村即使拿3.5万亿砸下去人均只有不到5000元,仅仅相当于农民一年的人均收入,而且只是“一次性”。况且别说是3.5万亿,就是3500亿现实性也不大,2007年全国税收也不过5.1万亿元。

因此,一切又回到城市化的现实命题上来,中国城市只有海纳百川欢迎农民并让农民“把根留住”,中国的未来才会充满希望。救中国先救农民,不,农民不需救,需要的只是解放,土地、房屋产权的解放、迁徙和流动自由的解放、同工同酬的解放,享受同等受教育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的解放……

## 先锋杂文

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不少变法、革新时代,尽管其历史背景不同,所秉持的富国方针则大致相同。遗憾的是,原本朴素的治国理念经过一些利益集团的修饰,就越来越背离了其愿意,并逐渐演变为“剥民兴利”之道,这也就注定了不少变革都以失败告终。封建时代的变法当然不能与现代文明社会改革相提并论,但历史的悲剧却有极强警示意义,起码告诉人们,无论哪个时期的改革都具有一定风险性,如果希望把风险值降到最低程度,就必须广开言路,允许不同见解存在,并以此为参照,从巨大的矛盾体中寻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支点。

《周易·系辞上》有言:日新之谓盛德。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虽然是改革开放的要义,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却比形式上的溢美更有建设性。回首30年的辉煌历程固然令人欣慰,但只是为了纪念而纪念,改革开放就会失去使命感和生命力,乃至成为某种形式的附属品。古今中外的实践证明,只有民心才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的最有效的动力,因此最关键的是能不能把民生、民权提升到理想的标高。只有这样,才是对改革开放最忠实的纪念。

(腾讯博客)

新修订的《广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规定父母放任未成年人夜不归宿属于违法。(12月28日《信息时报》)

——又见官员“拍脑壳”,这条标准如何界定?

我国研究生招生数从1982到2007年增加40倍。在过去的29年里,我国累计培养24万名博士毕业生和180万名硕士毕业生,成为研究生培养大国。(12月27日《三湘都市报》)

——那确实!研究生都多得到要去卖猪肉了。

上半年500亩藕田被水淹,下半年又遇卖藕难,杭州藕农曹景运面对记者说:“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大不了从头再来。”(12月26日《钱江晚报》)

——心若在,梦就在!

小偷被捕后承认偷了几万元,被偷的人却咬死只有几千元。近日,这样的怪事发生在重庆,当地检察官一查,查出某中学校长的受贿案。(12月25日《重庆时报》)

——这个小偷可以到重庆纪委任职了,至少,2008年度重庆市“见义勇为奖”,这个小偷应占一席。



近日深圳大学公告栏上出现雷人“征婚”公示,一名自称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男子称:“当我老婆就让你当公务员。”引起一片哗然。(12月24日《成都商报》)

——这算什么,湖北荆门市原市委书记焦俊贤通过“床上培养”,把一个“三陪女”培养成了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了。



广州市纪委副书记严翠芳指出:31岁至45岁成为违纪违法案件多发年龄段,年轻干部成为一些不法分子进行“期权”谋利的重要对象。2007年全市纪检监察处分违纪违法人员222人,其中31岁至45岁者107人,占48.2%。(12月23日《广州日报》)

——吕不韦的“奇货可居”颇有传人。

南京官员因为周久耕事件在穿戴等各方面悄然进行了改变,有些官员已经不抽好烟不戴表。(12月22日《时代周报》)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官场”版。

## 论语中国



12月28日,北京新能源汽车设计制造产业基地授牌仪式在福田汽车举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小虞透露——

“中国决不会像美国、日本那样用财政收入补贴新能源车消费。”



12月27日,“建国60周年献礼片”《暴雨将至》召开新闻发布会,导演江小鱼收影片的原型人物、参与鸟巢建设的农民工谭双剑为徒——

“拍摄一部面向中国亿万农民工的励志电影,来表现中国农民工在国家重大时刻时的踊跃参与,积极参与,为个人荣誉及国家荣誉而奋斗的时代精神,将会在无数中国人的心灵中留下巨大的冲击,给中国亿万农民工带来鼓舞和励志。”



12月26日,重庆电视台记者邱朝举写博称新华社记者抄袭——

“新华社刘卫宏采写的重庆城口县一锰矿发生喷炉事故的稿件是抄袭重庆商报记者李双全的稿件。”(12月28日刘卫宏发表声明未抄袭。)



12月25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迟子建接受媒体专访——

“我们的先锋文学,更多的是一种特定时代的文学潮流,所以在姿态上先锋性明显,而在灵魂上,先锋性则比较钝,所以先锋文学的落潮是必然的。”



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复旦大学教授童剑文文章——

“山寨是投机取巧,成本低,风险小……如果我们对山寨过于宽容,如果我们的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繁荣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更难生长了。”



12月23日,“团团”“圆圆”抵达台北。国民党“立委”李庆华针对民进党连人们对动物的喜好都要干涉表示——

“熊猫虽然有黑眼圈,绿委却是得了红眼病。熊猫无党无派,民进党应‘得饶熊处且饶熊’。”



12月22日,2008BQ红人榜在北京颁奖。年度最佳男演员奖甄子丹感言——

“如果你没有一个安稳的家,没有安全感的话,就很容易变得极端。如果是处于平稳状态,那看每一件事都会清楚很多,对电影、创作、功夫和其他事也有帮助。”

世界金融危机,中国首当其害的可能是最底层的农民。在金融风暴面前,房市下挫,股市狂跌,企业大量倒闭,无数农民工黯然返乡。

一些反对土地归农的人们,一些农村浪漫主义者也许在那儿弹冠相庆:幸亏没有土地归农,手中仍持有片土寸地的广大农民遇到危机还可以返乡,不致成为城市的“隐患”。甚至还有有人把农民和广大农村地区当作国家启动内需、促进增长的救命稻草。

然而,对于返乡农民而言,其收入来源的90%嘎然而断,等待着他们的故乡,却未必是温暖的怀抱:近期农产品价格一直处于下跌状态,农民却必须承受农资价格的全面暴涨;当他们怀揣一丝希望返乡试图创业时,却遭遇捉摸不透的政策之变。18亿亩的耕地红线随时悬在他们的头顶,哪一次卫星检查时,即使平时建在荒芜山坡上的鸡舍、猪圈,也随时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有的地方,农民恨恨地说:“不求支持我们,只要不刁难,就够了。”

而即使一切都“风平浪静”,亦诚如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所言:现在养鸡养猪都亏损(《新京报》)。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认为,目前农民增收的两大途径为外出打工和家庭务农,但是现在两个方式都受到很大影响。首先是外需疲软导致出口导向型企业受影响,就业机会大幅减少,“这是农民增收的大头,而且现在看来明年也不容乐观。”“从农业收入来看,近期农产品价格一直处于下跌状态,“这最主要是受内需减少的影响。”

其实许多人不知道,土地归农并不必然导致土地迅速集中和被变卖,土地交易的前提是地租和地

# 改革不仅是为了纪念

文\王龙

无论是否愿意,公元2008年也将为中国人留下挥之不去的记忆。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事记年,也是改革开放历程中最悲怆最辉煌的一个年头。说“悲怆”,是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造成了空前劫难,引无数人为之动容;说“辉煌”,是奥运会的举办、载人飞船成功巡天,不仅圆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也展现了社会发展的成就。就是在这种五味杂陈中,中国迎来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值得注意的,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国外意外地出现了对中国“热捧”现象,这当然与时下在大西洋两岸肆虐的“金融海啸”有关,却也说明了西方摸准了中国人喜欢被奉承的虚荣心。那些低级奉承就不必说了,最近有人把一些不伦不类的艺人形象刊发在杂志封面,用来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其巧言令色状令人作呕。其实,天覆地载的中国人都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对其为中国带来的好处感同身受,根本用不着谁替自己抒这份儿情。进一步说,中国从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经过30年的努力,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成果举世公认,即使中国人喜欢虚荣,也没有必要如此举一反三。

中国向来不缺少好听的词汇,

但一致褒扬未必都是好事,这是个最简单的辩证法则。其实,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卓然已是有目共睹,而目前最应该关注的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被扭曲的层面,比如卫生、教育、住房、养老等一些制度改革,虽然也是轰轰烈烈,实际上没有达到国民的期望值。非但如此,却由此衍生出了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导致了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在这样的前提下,几乎所有与民生有关的行业都逐渐趋于暴利化,甚至某些改革命题都沦为敛财的借口。

大概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先生撰文指出:纪念改革开放,不是为改革开放进行辩护。毕竟是理论家,设置的语境可谓恰到好处。众所周知,改革的内涵包括了社会层面的新旧更替,思想层面的改良创新等,维度的不同,决定了其深刻的复杂性。但既然改革是体制创新,也就隐喻着社会利益分配的调整,在这样的格局下,有不满情绪乃至反对意见都属于正常。如果把这些反对意见当作检验实践的标尺,或者可能减少探索的环节和失误,使每一项改革政策都能更纵深处地推进,反之,就只能造成社会心理的负面创伤。这样的担心不是多余,因为在

## 博文思潮